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鄒玉藻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視法而

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啟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猒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於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阻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

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盗壞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虚已陛下何不暫攄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賑救脱致竊間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茍其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

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驗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内省黄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遇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古今至詳至熟今變告日著

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羣下黙然間者但引緇黄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閒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惟陛下留神省閲

甲辰雷

丙午以災異屢見下詔求直言曰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於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貪墨之吏仰諫官御史搢紳百僚密疏以陳悉心無隱限半月內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

庚戌命翰林學士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

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禄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

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悖之色臣以世受君禄身齒國命涵濡恵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横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

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為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霈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日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惟誠可以應天惟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爾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濶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

綱紀隳壞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身修已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
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

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已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纎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

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
虛庸邪謟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纒其
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
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
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
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
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
宜即行罷免别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

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舜欽本傳稱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上疏蓋誤也康定中則王隨等罷久矣今據舜欽集見之此年正月十八日

丙辰詔曰比者善氣勿效陰眚屢見地大震動雷發不時推原天譴之所由豈吏為貪弛苛虐使犴牢淹繫而賦調繁急歟或受賕鬻直下情壅蔽以虧和致戾歟轉運使提點刑獄其案所部吏以聞　宋祁又上疏曰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奏請可否以佐上操決則百度乂寧一人尊強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臯陶家家為后稷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植恩者哉臣請粗

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累加裁詰遂使中材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何繫此將來可慮一也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詭辭而出所以啟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祕其語保全其人儻露主名則為所譏刺者皆切齒

而思報矣興誹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為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授姦人自閉其耳目也臣比見茲事以驗於前伏望深思大易失臣之義無襲春秋陽處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魚貫序進廣求螽斯之福伏望豫示敕誡詔判貴賤使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謁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

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諫官御史本所以選進鯁亮震肅權綱為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姦如山結舌不問無援者索疵吹毛飛文歷詆未及滿歲已干宰司希兼職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為陛下盡言乎臣故曰諫官御史由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挾持私意有

所回慝而坐故縱誅不畏强禦議論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黨之一也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茍使天子持柄於上羣臣事職於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修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冐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遠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末曷足應天變而闗國體乎要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

朝廷君臣之間耳臣聞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足自行
天之感物不為偽動今陛下惕然自反已降德音羣臣
將畢精竭慮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
然臣尚有所慮者今臣下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
事不明白或恐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
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
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
者則聖德愈光大矣

庚申除并代忻州壓死民家去年秋税

甲子賜新知忻州禮賓副使高繼元甲馬一匹

上封者言自變茶法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内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别議之

丁卯比部員外郎師仲説致仕故事當與一子官上以仲説嘗知金州失入死罪特罷之　直史館蘇紳上疏

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
精氣所感先示其象陛下既祗畏天戒則宜推原其本
而預修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
願推所以拯䘏之在位有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為比
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懲艾之據名藩專使領有因
循亡效守邊防擁重兵有方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
之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强悍自恣獷驁慢上者願求
所以伐其謀左右近習久處親信有狎侮不戒狃寵怙

恩者願思所以杜其萌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而上不知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之體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是也今大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才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才而任用使進擢

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閲其履歴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故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咸思自厲此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寛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

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内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者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為備則禍患消而福祥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昔杜欽有言子為父陰臣為君陰妻為夫陰外國為中國陰臣以今日之事推之陛下嗣位十六載尚虚儲

宮宗室諸幼無所用事子之陰不能沴父也中宮柔順不奸外朝戚里族屬不及以政妻之陰不能沴夫也四夷讋服邊候不聳外國之陰不能沴中國也獨大臣秉政專制刑爵陛下馭臣之術未合治體臣謂此正臣之陰為沴爾陛下纉御之始母后臨朝天資仁孝推而弗有天下之人不以為過知陛下奉先志而尊母訓也明道以後政歸明辟進退輔弼廢置閹寺杜私謁禁斜封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驩然傾心知陛下晦於昔而顯於

今也然患在持之不久未能勵精庶政遂使招權之人日嘗月伺乘上寛仁自用於下陛下猶臨朝淵默垂拱仰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竭忠無私皆如蕭曹房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誤陛下事多矣臣聞王者之所以横制六合撫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權不授人以柄而已故舉一善有爵禄之賜黜一惡有斧鉞之誅使人尊如天親如地仰其明如日月畏其威如雷霆令則不然有一進拔則曰宰相某人之親也舊

也嘗遊其門而善者也被一抑黜則曰宰相某人之嫌也隙也跡跡而不被其遇者也爵賞刑罰陛下所有也比及於人則天下之人族談囂然不曰自陛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此非一日之事也堅氷之漸其來久矣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使正而專猶且震況專而不正安得不瀆陰陽之氣而致天地之變乎此地震之所由至也昔祖宗臨御親攬權綱進賢退不肖發在宸斷孜孜求治朝夕訪對孤臣

下士皆得納忠小大之事無不知刑賞之行無不當今陛下旰旦視朝僅了常務未嘗講議大政考求得失晝日燕居深處穆清未嘗延召多士諮諏未悟此陛下所以馭臣之闕而執事得以阿枉在位得以壅蔽也臣願陛下用天之高明剛健法太祖之英武肅果太宗之神睿聰察先皇帝之精勤哲明然後官人以材如周文以法繩下如漢宣招諫遷善如文皇若此何懼災患之不消福慶之不臻哉 校書郎張方平陳七事一曰密機

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　御史中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寛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　實録本紀四月並無求直言詔按張觀傳言正月詔求直言蘇紳傳云星流地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又韓琦家傳論宰相疏亦云陛下引咎詢求讜言而葉清臣傳又云清臣疏論地震會詔求直言復上疏是月必有詔也實録本紀偶脫之臣燾先用宋祁集奏議所注月日追書仍取王氏會要詔文具載於正月九日蘇舜欽等疏有實日者追附其日獨蘇紳葉清臣張方平張觀等仍於月末附見

二月戊辰朔詔天下貢舉人自今止令逐州解頭入見時舉人羣見進止多不如儀而民有維化隆高惟志者又輙闌入殿庭獻封事也舉人進止多不如儀據司馬光記聞增入

庚午詔自今復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三司言山場榷務自今火焚官物其直萬緡以上者監官並勒停主吏刺配別州牢城從之

壬申詔罷遣投洞府金龍玉簡内臣止差殿侍齎送本處令知州或通判嚴潔致醮投之

癸酉罷奏舉縣令初中書言天下縣令闕有限而舉縣令者日益多比來銓司擬注不行故罷之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壬午詔瀛州百濟河上通滹沱河遇夏秋暴溢而所屬官司能完固隄防者與理為勞績若致衝決則加罪之

甲申廣南西路鈐轄司言安化蠻寇宜融州據杜杞傳安化蠻寇邊殺知宜州王世寧朝廷出兵討之實録不詳詔内臣為走馬承受代還如使臣例與改官景祐五年中按景祐止四年五年即實元元年此稱五年實悞

嘗有是詔今復申明之　右司諫韓琦上疏言有虞至聦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猶咨於岳選於衆不敢以獨鑒自決於上必命衆而舉之始居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衆以為非才上獨以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来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

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笑中外而自宿
疹之作幾涉周星安卧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
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
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
其拜禮勉强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
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詣中
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禄竊位之計
亦已窮矣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

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奬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歴憑由不能依限結絶尚猶不應酬奬條敕保明之官已重寘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為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以資序田授凡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若陛下忽令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

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為不善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署兼領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為人所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見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雷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爕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敷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

道在外則降敕天下徧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已泰然自處於臯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寖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國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倘以為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

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
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
不避斧鑕屢有奏論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已非
私也於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
為在位壅蔽一思開發膚明以濟亨運無他意也然慮
陛下以臣過有詆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
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
是非如以為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

弼等前件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傷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荅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議上嘉納之

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户部侍郎平章事陳堯佐罷為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户部侍郎參知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罷為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吕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拔引非

才居已下者用之覬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翻為養病坊之語又轉運使王軫求三路於隨隨以閭閻鄙語罵之一日隨方膳堂吏白事忤意隨食未及下咽而遽斥之羹汚其面中外恥笑會災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者俱罷王巖叟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堯佐

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辨上廹於正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沂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不可知人意亦不能必也按巖叟此錄繆誤宋庠參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慤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遜得象同入中書明甚宗慤此時在翰苑纔二年庠實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讒止更一年餘卒用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開封坐讒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徙潤猶未復職驟還政府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巖叟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遽筆之於書耳又汪藻書陳堯佐舊事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

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究始錄以示人嗚呼兹舉也天下之治亂係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賢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說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君子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按文惠以景祐四年四月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遷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訣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藻所見恐文惠之孫飾說非事實也

令不取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張

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户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户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盛度加寧武節度使檢校太傅度位本居得象上而得象超為宰相故度亦特進秩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鬷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李若谷並為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王博文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知永興軍陳執中為右諫議大夫並同知樞密院事　初韓琦數言執政非

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郊范仲淹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吕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東宫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夷簡又薦士遜

據陳繹拜罷録當考

戸部尚書知應天府夏竦為三司使　刑

部員外郎知制誥宋郊爲翰林學士上初欲用郊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名入翰林左右知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上弗爲意他日以諭郊因改名庠庠更名在十二月乙未今聯書之

己亥發邵澧潭三州駐泊兵七指揮赴宜融州討捕蠻賊

庚子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程琳加尚書左丞

辛丑安德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為宣徽南院使定國節度使依前知樞密院事

甲辰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隨判河陽

乙巳翰林學士李淑為翰林侍讀學士仍罷判禮院避其父若谷執政也　詔舉人該去年十一月癸丑詔免解而赴試不及者將來更與免解

戊申資政殿學士宋綬為資政殿大學士葉夢得云王欽若始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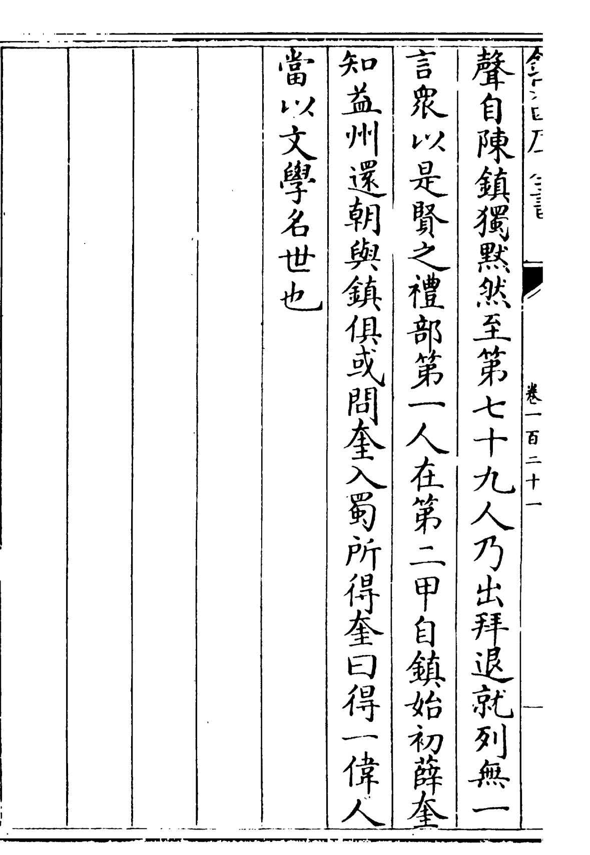
資政其後向敏中李廸王曾皆以前宰相為之非宰相而除者惟綬一人　詔外夷入貢所過州縣令巡檢縣尉䕶送之

己酉許潁州立學潁非藩鎮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發有請特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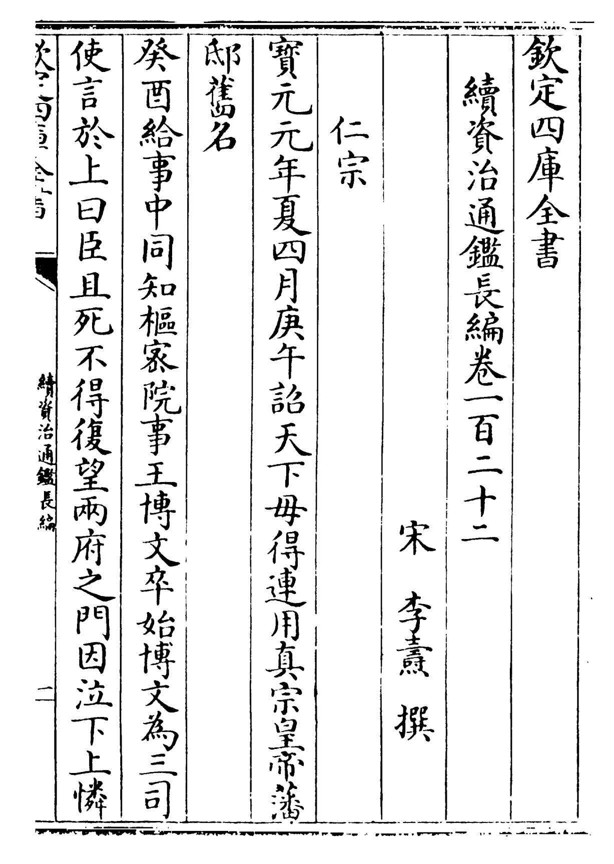
庚戌龍圖閣待制王舉正復為知制誥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夘試諸科丙辰試特奏名庚申賜進士揚州吕溱等二百人及第一百十人同出身特奏名一百六十五人同諸科出身及為諸

州長史辛酉賜諸科四百十四人及第并出身其特奏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先是上以開封府所解鎖廳進士陳博古等嘲謗籍籍咨詔博古及韓億四子并兩家門下士范鎮家靜試卷皆勿考鎮成都人靜眉山人考官奏鎮靜寔有文久馳聲場屋非附兩家之勢而得者乃聽考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為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在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修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



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衆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寶元元年夏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真宗皇帝藩邸舊名

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為三司使言於上曰臣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上憐

之後數日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死時乘輿宴金明池既歸而奏訃至趣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為政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議者多謂博文希章獻旨縱羅崇勲傅致其罪云

初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張㬎之提點淮南路刑獄知亳州楊崇勲恃恩為不法械蒙城知縣王申送獄㬎之

往問得究狀破械出申遂黥配姦吏十數人甲戌授昷之廣南東路轉運使廣州有急水濠通海姦人乘潮汐出入為盜昷之為作水柵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因請一以漢法從事昷之似子也

乙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上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也蓋譖者之說已行然帝遇庠厚卒用之　刑部尚書知陳州晏殊以本官兼御

史中丞充理檢使

丁丑契丹遣保平節度使耶律幹崇禄少卿秦鏜来賀

乾元節

乙酉徙知亳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勲知陳州

丁亥詔諭天下士勉事厥修勿以累舉叙年冀望恩澤

天聖五年四月己有此詔或可削此

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

辛卯命翰林學士晁宗慤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議茶法

壬辰除宜融州夏税

乙未詔自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題從翰林侍讀學士李淑之請也

五月庚子賜進士張宗雅同出身宗雅既下第自陳能講三經詔國子監試而命之仍附春牓張宗雅何人當考不然削去齊賢六子皆連宗字乃無所謂宗雅者駙馬張惇禮先世當考

乙巳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降從流情理重者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流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三京畿内特遣官諸路令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疎決之

丁未録故襄陽縣尉劉道濟子初為郊社齋郎以道濟出捕寇渡漢江溺死故也

戊申詔吏部流内銓新及第諸科人年十七以下者令守選

太常丞直史館判鹽鐵勾院同修起居注葉清臣父參知蘇州致其仕清臣請外以便養壬子授兩浙轉運副使時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訴清臣建言疏盤龍匯滬瀆港入於海民賴其利

甲寅右司諫韓琦言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比下詔申警其捕獲者固宜準敕從事而審刑院創意定罪止徒三年恐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舊敕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聞

六月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知審官院初翰林侍讀學士梅詢知審官院虞部員外郎潘若冲求為白波發運判官詢怒其求不已因忿詈之若冲亦出不遜語詢即以其事聞乃降若冲小處差遣而詢亦代之　西上

閤門使康州刺史知雄州葛懷敏名對邊事復遣還雄州特授萊州團練使右司諫韓琦言懷敏在武臣流輩雖粗有才幹却未嘗別著勞效朝廷名器理須愛重若臣僚能顯立邊功未知何以奬勸欲望特行追寢以正濫賞之失不報

丙子三司檢法官孫抗請三司刑名之有疑者如開封府例許至大理寺商議從之抗黟人也

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皇祐三年九月可考

己卯建州言自正月雨至四月谿水大漲入州城壞民廬舍賜死者家錢有差葬祭其無主者

帝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為憂甲申詔天下州郡每旬上雨雪狀著為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上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張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

以避之上亦以為然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或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上畏天之變不為日者所惑如此

己未詔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及茂才異等四科並同試策題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凡三科各為策題

秋七月丁酉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真

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
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
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
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戊戌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其乘輿服御等物令三司
務從簡約
辛丑賜討安化州蠻土軍緡錢
庚戌新作舍人院紫微閣上親篆其牓

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丙辰羣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聦武聖神英睿孝德上不許羣臣五上表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强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意士遜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乃詔英睿二字不稱餘從所請

熊克九朝通略上以穆宗之言戒士遜蓋有旨哉

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

已意别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爲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廷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琦以五月上言綬等以七月定議今從本志聯書之

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陜西催市糴糧草還既得對乃面求為省府官右司諫韓琦言莊人品凡下止因王隨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意薦舉俾往陜西辭日已賜三品服令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其罪戊午降莊通判揚州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亢況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況還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況信都人亢丹

陽人也實錄云亢策字數少不合格令從亢本傳王珪銘亢墓亦云范仲淹薦亢應賢良方正科時布衣被名者十四人皆試秘閣獨得亢一人及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乃密言亢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張士遜娶馮氏子娶邵氏邵偶與亢同姓爾士遜既不能辯亢亦無言而去

癸亥策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射

丁卯復置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以兵部郎中直史館楊日嚴度支郎中楊告為之先是陝西轉運使陝

少連言前為淮南轉運偶值豐年而上供之數得以辦集然諸路各任所見不相統屬恐經久誤大計遂從少連之議復命日嚴等

癸酉同提點京東路刑獄王繼祖請自今諸路提點刑獄巡所部内民有訴冤枉者許受理之詔聽受詞狀送轉運司施行

乙亥知制誥鄭戩判刑部集賢校理彭乘同判仍詔自今常差大兩省一員給添支錢一萬同判給茶錢五千

丙子工部郎中知制誥王舉正為契丹生辰使禮賔副使張士禹副之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為正旦使左藏庫使高繼嵩副之琦言繼嵩昨知環州因軍士得遺箭繫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安乞還朝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為戍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必陰納其說若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

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乞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内以破惰兵詭中之計次以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也庚辰詔繼嵩復知環州以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使契丹從益漢忠子也　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屬疾奏請納禄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及卒復臨奠之輟朝二日贈中書令謚和文遵勗醞藉力學王旦器之自以近戚當有補助天聖末嘗奏事殿中上起更衣章獻屏左右問比來外人有何言遵勗唯唯太后固問遵勗曰臣無他聞但議者謂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帝年少內侍多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朝政太后崩密論后乳母晉國夫人林氏前多干預國事中外病之宜居之別院限其進見以厭衆論遵勗賜第園池為都城

第一所與游集皆一時名士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於具茨山慟哭而返又與劉筠友善筠卒周其家尤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屠楚圓以偈頌相提警遺戒無置金玉槨中

甲申詔殿侍換文資須三代曾任文資乃聽之冒者勒停仍不以赦原保官亦如之

乙酉詔元奏舉縣令人毋得監當場務

丁亥右騏驥使貴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張永和為入

內都知禮賓副使鄧保信為洛苑副使永和等領作南郊儀仗成特遷之　流內銓言選人如曾經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本州體量不至廉謹之類候得替引見量與降資從之

九月乙未出內藏庫錦綺綾羅一百萬下陜西路市糴軍儲

丁酉度支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天章閣侍講王崇道罷睦親宅講書及同知太常禮院坐孟秋薦饗太廟及夕

月輒不赴祠事也宗道嘗因奏事自陳爲王府官二十年不遷上憐之賜以章服御史劾奏事寢不報宗道自陳據記聞及記事不知何時因罷睦親宅講書并見之臺官劾奏事寢不報此據韓琦諫稿也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任中師言州有市舶使印而知州及通判使臣給銜並帶勾當市舶司事庚子詔知州少卿監以上自今並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中師始也

辛丑益利鈐轄司言知保州董繼遷卒本部首領請以

其子元仲代知保州從之

戊申詔應緣祀事已受誓戒而不虔恭者毋得以赦原

又詔强盜執縛人投水中偶得不死者並同已傷法

賜宜融州討蠻兵丁緡錢

已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善約特遣人至金明縣與都監李士彬約降已令却之詔鈐轄司及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謹斥候如善約特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已意約回務令邊防安靜初趙元昊悉會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

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冠鄜延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善約特者元昊從父也數止元昊不聽善約特畏誅先遣人持偽誥詣士彬欲自將兵扼黃河南渡發部落内屬而挈其妻伊克伊羅羅子阿裕爾及親屬三十二人以珍寶名馬來降是月庚子至保安軍知保安軍朱吉以告知延州郭勸勸與鈐轄李渭狐疑不敢受先是善約特等豫寄珍寶於士彬以萬數勸詰士彬士彬利其物答云無有且言未嘗招誘之勸渭亦以

為自徳明納貢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嘗留共議遣還仍約束縁邊勿受降者於是奏入因降詔勸渭尋遣善約特還善約特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善約特等送元昊至敻博坡元昊集騎射兵射而殺之善約特名惟亮與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其從弟惟序亦親近用事善約特有勇略國人向之元昊惡其不從巳嘗語惟序曰汝告善約特反吾以善約特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告善約特善約特欲來降與惟永謀惟永

曰南朝無人不知烏珠所為將不信兄兄必交困善約特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則納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為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為汝累當置我室中縱火焚之善約特等涕泣如母言及為韓周所執號哭稱寃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衣錦袍黄綿胡帽不肯受善約特等曰延州誘我叛臣我當引兵赴延州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烏珠已數年既殺善約特遂謀僭號

善約特凡弟姓名並據司馬光日記韓周所言周又言善約特妻李氏先自殺然善約特固與妻伊克伊羅羅來降恐周所言或未審今削此段不著

庚戌徙知慶州復州刺史趙振知環州西京左藏庫使高繼嵩領昭州刺史為環慶路鈐轄兼知慶州

丁巳進封齊國永壽保聖夫人許氏為魏國夫人

辛酉罷河北陝西提舉使糴糧草官令本路轉運使副及逐州通判提舉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

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為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貶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然其言按實錄丙寅詔書專戒朋黨蓋為稱薦仲淹者設仲淹本傳載語士遜云云與實錄亦同而若谷傳乃云若谷建言帝悟為下詔諭中外然詔書則與若谷所言異意矣疑此詔既下若谷始納說帝因若谷納說遂釋朋黨之疑

耳初下此詔實不緣若谷建言也今畧刪潤之　政要云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競於趨附多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又臺諫言事瑣細不根治體多挾怨報仇以害良士上甚猒之乃謂宰臣曰古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道周成王刑式不用漢文之時耻言人過今士人交誣朕甚恥之乃下詔戒諭時景祐五年十月也詔既下邪柔者頗增媿景祐五年十月詔即此詔也張唐英蓋不知事實妄記此耳今不取　按景祐無五年此似誤

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遷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

巳已以契丹歸明人張惟良為三班奉職賜名慶弟惟成為下班殿侍賜名顯

辛未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左領軍衛將軍

壬申詔翰林學士至龍圖直學士及諸行侍郎以上宣借六軍兵士各十人給事中諫議大夫知制誥待制各七人授外任無得占留其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群牧使領三宫觀事已破本處人者毋得差

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册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挐咨布伊里瑪奇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京府祠神仍遣使

以僭號來告　右司諫韓琦請赦前一月約束京師犯盜罪至徒若傷人者勿赦從之

丙戌審官院言京朝官授差遣有親戚法當避而不言到任方乞就移者並注遠小處從之

巳丑改萬春閣為延春閣閣在禁中北臨後苑游幸之所經也　增置環州弓箭手一指揮

庚寅贈太子太保謚僖質趙稹卒

十一月乙未以嘉慶院為景靈宮道院　録乘氏縣尉

孟津子果為太廟齋郎昱為郊社齋郎以津捕盜鬬死特恤之　河東轉運司言忻州地震民罹覆壓有李贇等二十五家皆户絶田產當沒官詔如異居親族願承買者聽之仍減元價十之三

甲辰詔臣僚陳乞親屬差遣如係京官並須年及格仍試書札讀律乃聽出官　詔廣南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為蠻所敗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直史館蘇紳上疏曰國家比以西北兩

邊為患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蠻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者非特恃其險絶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至今蠻人畏伏其名而能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

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肆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維馭自致喪敗然銜寃負恥當有以刷除之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扼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土壤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餱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

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方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絶逬蹊縱使奔逬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欵而徙之内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捍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金帛計若此則不越一年逆冦必就殄滅況廣西溪

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儆擾之虞矣上嘉納之時朝廷已命洛苑使滎州刺史馮伸已知桂州兼廣西鈐轄伸已道江陵未至上遣中使諭伸已速行伸已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已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取滅亡天子使我來問汝汝聽吾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衆蠻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

中祥符末及天聖間仲已嘗再知宜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渠蒙頂投兵械萬計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仲已曰紀律不明將自取敗戰士何罪請貸死約期來歸朝廷從之廣西遂定仲已拯從子也蘇紳傳云蠻渠蒙光用馮仲已傳云蒙頂未知兩人或一人也當考明年正月辛亥廣西鈐轄司始奏安化州蠻平今因趣鈐轄司進兵即附蘇紳疏及馮仲已臨軍事跡然蠻平要不出今年明年正月辛亥奏到之日也辛亥實正月二十日初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為累而誅謀欲叛提點刑獄徐的馳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將吏固有罪

然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聽命又以土人習戰奏復澄海忠敢軍卒皆獲其用云

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記十卷降賜褒諭宋綬傳云郊祀綬攝太僕卿陪玉輅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治因上所傳鹵簿圖記十卷按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序稱再飭大駕郊見上帝蓋天聖二年五年仁宗凡再郊也至是又增飾之耳詳定閤門儀制所言御史中丞率屬官上殿班在開封府上其獨請對自依官序從之時中丞晏殊言故事御史臺奏事

班在三司之次開封府之前天聖九年始用內東門儀

乃班開封府下故申明之　詔廣南西路民有運糧至

宜州者免來年夏稅之半宜融二州經蠻寇及以丁夫

入溪洞者全免之使臣將校戰沒者各與贈官仍錄其

子孫以聞

戊申朝饗景靈宮

己酉饗太廟奉慈廟

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自今日以前已根磨出

積年隱𨼲稅賦並與除放

乙卯復奉舉縣令

戊午鄆州言資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輟視朝二日贈侍中謚文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詼諧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

誰當仲淹服其言先是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白之曾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皇祐中上為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大臣碑得賜篆自曾始

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百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懷敏事據本傳附見

庚申詔尚書及刺史以上加恩告敕許其親屬乘驛齎

賜

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為郢國公加恩百官

甲子京師地震

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

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劉平為鄜延路副部署

癸酉命三司使戸部尚書夏竦為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為振武節度

使知延州　交趾郡王李德政為南平王遡川首領保順軍留後嘉勒斯賚為節度使

甲戌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晏殊復為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兖州孔道輔入為御史中丞　知并州樞密直學士杜衍加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原要重藉衍鎮撫故也　詔陝西河東緣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絶之

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又詔

諸路部署廵檢司體量緣邊鎮寨都監監押使臣材勇習知邊事及老疾不任職者以名聞

戊寅徙判許州吕夷簡判天雄軍

己卯詔以知永興軍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舉乾耀等州軍馬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

庚辰命給事中集賢院學士俞獻卿同三司詳定除放天下欠負

甲申夏竦乞預借月俸以辦行李詔特借一季

乙酉詔三司歲給嘉勒斯賚絲絹千匹角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

丁亥契丹遣高州觀察使耶律德廣州團練使崔繼芳来賀正旦　初忻州地震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胥偃言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宫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之外國內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軼及祀南郊趙元昊朝貢不至將議討之偃

曰遽討之大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閲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偓推洪範急常寒若之咎請從末減詔可士卒戍西邊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使就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偓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者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

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嘗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八月霜雪暴至不見於五行志及本紀不知是何年本傳附偃權知開封府後疑與戍卒妻子犯罪及程智誠等坐法皆偃糾察刑獄時事不必在開封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寶元二年春正月丁酉陜西都轉運使張存請留川峽等路上供銀絹於永興軍鳳翔府以備邊費從之　度支員外郎張昇為六宅使涇原秦鳳路安撫都監昇韓城人夏竦薦其才可任也

戊戌遣内殿崇班吕清按視河東縁邊州軍兵甲城壘

壬寅詔陜西秦鳳鄜延涇原等州鎮戎軍及河北鎮瀛莫雄覇等州通判自今並令審官院選差人

丙午以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環慶路副都部署劉平兼鄜延環慶路安撫副使　先是三司軍將耿從古告進士高肅私藏六壬玉鈐事下開封府治開封府言肅所藏六壬玉鈐首尾不具罪當末減上慮愚民或多抵冒因召司天監定合禁書名揭示之復詔學士院詳

定請除孫子吳子歷代史天文律歷五行志幷通典所引諸家兵法外餘悉為禁書奏可

戊申侍御史知雜事段少連言三班院皇城司羣牧司三司衙司等處比多額外增員或許令再任此皆起於權要僥倖之人請檢用真宗朝逐司所置定員悉罷所增置者詔所增員俟歲滿更無差人

己酉河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始隨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

名臣規諫一事以廣聞聽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及居相位多屬疾益無所建明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寛晚更卞急朝士有以身事至政事堂自言者輒嫚罵性喜佛慕唐裴休為人然風迹弗逮也

辛亥廣南西路鈐轄司言安化州蠻平馮仲已傳云仲已以勞遷西上閤門使按仲已已遷閤使乃慶歷元年十月甲辰此時未也

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

者赴京師勸等令韓周與俱使者及東華門始去朝服
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
跋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臣
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緣境七州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
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
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
張掖交河莫不服從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

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為南面之君謹遣努舍額濟尼斯們鄂普凌濟威伽崖密奉表詣闕以聞

甲寅知延州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延鈐轄兼知鄜州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虜情也朝廷雖知元昊決反然猶善遇其使者將行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斬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却其獻物周復送至境上德用請自將以討元昊不許

初議誅元昊使者參知政事程琳以謂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者益驕大臣以爲患或議因使者入傳舍壓壞垣令死其下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可暴其罪而誅之以明國法又何患耶

乙卯以崇儀使趙嘉進子可宗爲三班借職嘉進宣祖從子也

己未審官院言舊制京朝官到院日各指定所入三路

自景祐四年十二月詔始不拘路分而率任意擇地其闕官處擬奏不行今請復令指定三路如經三問闕不就並從本院據合入遠近定差若丁憂服闋并自不擬家地分替者更許一問從之

二月壬戌朔太常丞詹庠上所著君臣龜鑑六十卷降勅獎諭

癸亥命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同定放天下欠負　吏部流内銓言舊制選人並以有無職田注官而州縣所上

頃畆多不實今以諸路物價貴賤定為三等京東西湖北淮南兩浙河南幕職令録以歲収百五十石判司主簿尉百石陜西河東荆湖福建廣南幕職令録以二百石判司主簿尉以百五十石益梓利夔路幕職令録以百石判司主簿尉五十石並為有職田計諸路凡得六百八十餘處其有職田處即不許連任從之

甲子中書言翰林醫官院醫官使二人直院七人尚藥奉御七人醫官三十人醫學四十人祗候醫人十三人

其員猥多今定使副各二員直院四員尚藥奉御六員其額外將來毋得補人從之

戊辰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絳知鄧州絳請之也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濵堰築薪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數十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姦人蓄薪茭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故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

與民未就而卒

已巳改新知齊州郭勸知淄州時侍御史言范諷貶官居齊州而勸嘗為諷所薦故改命之

庚午司天監主簿元軫言三式者陰陽家所重而學者絶稀請加其俸秩以招来之上謂宰臣張士遜曰陰陽家使人拘忌又多詭怪迂誕之説豈若觀人事之實以應天道也且令司天監以軫所言詳定復奏　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癸酉慶州言柔遠寨蕃部廵檢珪威招誘白豹寨都指揮使裴永昌以族内附詔補永昌三班借職本族廵檢

户部判官郭稹言近日上封論列邊事者甚衆乞差近臣看詳有可采者委中書樞密院施行詔並送翰林學士就本院看詳毋得漏洩於外此據會要

甲戌知麟州供備庫使朱觀請築外羅城以護井泉從之

壬午詔新除近邊知州軍臣僚並令乘遞馬赴任限三

月十日己前到時西邊有警故也
戊子廢保安軍榷場
庚寅詳定閤門客省四方館儀制所上新編儀制十三
卷
三月壬辰朔罷在京諸司庫務界滿監交官
壬寅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言夫朝廷總制天下必建
基立本以消患於未萌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
洽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風自無異志有一

未備則黠虜乘間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居常有議及政令紀綱邊防機要則謂之生事或有警急則必至忽遽而莫知所為若稍且安静又無人敢輒言且夏州久有人往來中國熟見朝廷有因循之勢遂敢内蓄姦謀若以一時之事苟且支持或至爛額救焚揚湯止沸覆視前古厥鑒甚明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羣議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上嘉納之

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户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

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上御邇英閣讀真宗皇帝所撰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

之

甲辰西上閤門使唐州刺史并代路鈐轄王仲寶言比年内屬蕃部數逃徙外界蓋懼緣邊博糴配率之苦請一切蠲除緩急有警則可使扞禦邊陲仍乞詔府州折繼宣常加存撫從之

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策中外不同雖有蕃裔之長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覊縻勿絶而已或一有背叛亦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可置度外不

足責也今元昊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不足同中國叛臣即加攻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北敵之性惟是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鋭輕進貪功或惱誘詐之機今宜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筭也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

不常宜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上奏俱不報心風據龍川别志然别志稱吳舍人則誤矣育時以右正言諫院供職明年五月乃知制誥又明年六月乃為起居舍人

丁未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

戊申吳育又言近年以來多有造作讖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暗貼文字恣行毁謗以害雠嫌或密聞

朝廷自謂忠赤若真是公直無隠何不指事明言若憑虚造作必藴邪謀更與隠祕姓名正使姦人得計臣恐自今忠良立身易為傾陷國家舉事便欲動揺惑君害時無大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雖陛下聰明必不熒惑亦不可使聖朝長此風俗詔開封府御史臺覺察以聞

庚戌都官員外郎王素為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壬子右司諫韓琦言乞自今差國信及接伴使副委中書樞密選擇進名若有臣僚輙敢陳乞望賜嚴斷從之會要寶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事二十一日壬子也

癸丑天章閣侍講賈昌朝王宗道編排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云

甲寅詔如聞廣州界盜賊羣行至三百餘人而鈐轄不能廵察其選使臣為海上廵檢益發舟師捕擊之　嘉勒斯賚遣李博木喇幹等貢方物

乙卯御崇政殿閱試衛士武技擢殿前第一班押班副都知王珪為禮賓副使行門郝質為西頭供奉官特遷者凡九人珪開封人質介休人也

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魏國永聖保壽夫人許氏卒輟視朝三日追號肅成賢穆夫人遣官護葬上為制服發哀視奠其喪葬日又輟視朝已而外間傳言復有繼魏國名秩者六宅使象州刺史郭承祐乘間以為言上謂左右曰宫中事中宫主之至於嬪御自有品

秩未嘗預事朕於禁中每務肅靜外間未知此爾然承祐所言亦當申戒之承祐娶華王元偁女性狡獪縁東宫恩又憑藉王邸親既廢復用時輙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承祐論魏國名秩此據寶訓及政和會要也　知廬州兵部郎中直史館張億兼提舉廬壽蘄黄光舒濠州無為軍兵甲廵檢公事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國朝錢文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院議因請改曰

豐濟元寶上特命以皇宋通寶寫文

戊午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麟府等路緣邊軍士緡錢

趙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羗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李士彬不得其時或附石元孫為副都署前按今年五月夏守贇知樞密六月石元孫為鄜延副部署必代元亨者但史不詳記今附三月末

詔權停貢

舉
夏四月辛酉朔新知兖州李廸加資政殿大學士
癸亥以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嘉勒斯賚前妻安康
郡君李氏為尼仍賜紫衣妻太原郡君喬氏為永嘉郡
夫人子轄戩為澄州團練使默戩覺為順州團練使各
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茶仍每月别給綵絹各十五匹時
嘉勒斯賚父子猜阻異居不相統屬朝廷欲兼撫之故有
是命然轄戩與默戩覺雖各治一城别立文法終不能

揔攝諸蕃但自保爾（李氏為尼事已附景祐三年末李氏為尼固不假朝廷爵命朝廷但賜之紫衣爾其稱以李氏為尼蓋當時詔辭非事實也嘉勒斯賚本傳云默戩覺初補嚴團後以恩團卒按默戩覺以恩團卒於嘉祐三年五月與本傳同其初補嚴團與實録不同合從實録轄戩默戩覺各居一城事附景祐三年）

甲子録階鳳等州都巡檢使内殿崇班史繼和子文慶為三班奉職友慶為借職仍賜其家錢十萬絹百匹又録鳳州巡檢左侍禁祖士龍子無偏無頗並為三班借職賜其家錢五萬絹十匹以繼和士龍與羣盜格鬭而

死也　賜延州修城役卒緡錢
乙丑放宮人二百七人上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可省禁掖浮費也近復有人邀車駕獻𩜾生二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遜對曰前代帝王多爲女色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獻又減放宮嬪誠盛德之事也然天聖末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爲御史楊偕所彈云楊偕以天聖八年七月爲監察御史九年三月遷殿中十一月謫官明道閒遷侍御史景祐元年四月知雜事其劾張士遜必在天聖末也
同州觀察使秦鳳路都部署曹琮兼

本路安撫　知河南府宋綬言府界民間訛言有寇兵大至老幼皆奔走入城郭又鄉民多為白衣會以惑衆請立賞募告者從之又詔官吏不即捕繫當重寘其罪丁卯環慶鈐轄高繼嵩言今元昊將舉兵寇延安請令石隰州發五關塞捉生兵夜濟大河入定仙嶺鐵笳平設伏掩襲從之

戊辰命天章閣侍講趙希言楊安國同編排資善堂書籍　河北緣邊安撫司請於緣邊河百萬淵寨下至海

口泥姑寨空隙處增置廵鋪從之

辛未契丹遣彰聖軍節度使耶律九方政事舍人張遲賀乾元節

壬申詔昭州運糧丁夫為蠻寇殺害者免其家差徭二年賦税一年傷者免賦税一年尋録司戸參軍皇甫近子望為郊社齋郎近以督運死於賊故也

辛巳潁州言戸部侍郎蔡齊卒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齊方重有文采不妄言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

欲齊親已齊終不往然性謙退有善未嘗自伐篤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罷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為名臣

諫官吳育言資善堂教授内臣而以編修為名非盛朝所務也癸未詔罷之　置信安軍通判一員

丙戌環慶部署劉平請下陝西緣邊都部署司如遇蕃寇鈔邊令諸路會兵更為應援從之

丁亥詔河東陜西募民入粟實邊

戊子增賜麟州飛騎指揮皮裘錢一千以其善捍邊也

己丑詔御史臺編排勲臣少卿監及正刺史以上子孫

五月辛卯朔詔如聞諸州軍命官犯罪而長吏所不說者或傅之深文自今獄具吏申轉運提點刑獄司差官理問以聞

癸巳詔翰林學士至知雜御史節度使至諸司使各舉京朝官及殿直以上有方略材勇通知邊事者各二人

甲午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李丕諒為尚食副使丕諒家本秦人習知西鄙事右司諫韓琦薦其材而特換之丕諒非所樂也尋引疾自陳復舊官職　增永興軍延州通判各一員

丙申羣牧司請下秦州增價市馬從之

己亥詔皇族之家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朝元節南郊進奉并每歲孟冬朔毋得入內其親王夫人長主即勿拘先是外戚疏遠多緣歲時入禁中有所干謁言者請

原書卷次訛誤

一切禁絶之故降是詔　右司諫韓琦嘗言國家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制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内中批旨皆是出於宸衷只自章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内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禄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内降蠧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勵精為治惟此久獘沿而未除臣愚竊謂固非陛下聖意聽其

妄請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能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諭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内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許於内中批旨如輙敢因縁請託及自於内中陳乞特批指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為求奏人並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

琦此言不得其時家傳在論内侍遷官後存稿在陳㤞越職前今且附此更須詳考

癸卯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讀賈昌朝上書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遺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數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於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榖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卒有水旱寇攘之至而無所憂自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惟漢耳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用足至於武帝務勤征伐始算緡錢

榷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鹽鐵罷榷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蠹民利者一切寬貸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減樂工希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敦本抑末之所致也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內豐廩假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

陜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耳故田稅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爲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户賦輸僅能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内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

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来迄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李若谷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

詳所奏定奪減省以聞

甲辰詔非出節臣僚及正觀察使已上毋得自宣德門至天漢橋御路行馬若從駕及宗室內庭諸宮院車駕勿拘時著作左郎王師旦行馬御路上既被劾而刑部因言舊條止許近上臣僚行馬而無指定官品故下御史臺太常禮院詳定而降是詔

丙午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龐籍為陜西體量安撫使西上閤門使王克基副之度支副使兵部員外郎段

少連為河東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符惟忠副之仍令所至燕犒將校及蕃部首領　徙環慶鈐轄高繼嵩為涇原鈐轄

己酉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二等杖以下釋之

宣徽南院使定國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其居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德用宅枕朝岡貌類

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為武寧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德用傳及紳傳並稱紳論德用時任翰林學士誤也德用罷樞密時紳但為館職開封推官耳傳又云即日獻其第恐未必如是之亟也德用嘗有章自辨當檢附鎮海節度使夏守贇知樞密院事班陳執中上李若谷下守贇時為真定府路都部署名用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言平時小寨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

出關耶宜并小寨兵馬共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深然之守贇班次乃丙辰日詔令并書　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賜予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琦又言景德至景祐文書有司必不備具若俟取索齊集始議裁減徒成淹久但

考今日調度實為浮費者即可蠲省如故將相戚里及
權近之家多占六軍耗蠹縣官衣糧有妨征役在京者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德景祐文書較耶詔從
之
癸丑罷羣牧制置使尋復之
乙卯御藥院言今減定本院并内中看經道場大會錢
絹計萬四千貫
六月壬戌詔曰比命近臣議省浮費自乗輿服御及宫

披所須宜如前詔務從簡約若吏兵禄賜毋得輙行裁減時論者或從損吏兵俸賜帝曰禄廪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揺人心宜申諭之故降是詔

癸亥詔宗室遥郡并大將軍以上遇朔望令其長一人入内參起居

丙寅左侍禁魯經為閤門祗候經使嘉勒斯賚還特擢之

先是遣經持詔諭嘉勒斯賚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斯賚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凉西凉有備斯賚

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賂斯齊使擊元昊因以其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嘉勒斯齊得地是復生一元昊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即中國之利也

丁卯天章閣侍講賈昌朝直史館宋祁同修纂禮書

戊辰詔朝官嘗犯贓而乞致仕者自今止與轉官更不推恩子孫

己巳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庚午上封者言審官院闕有限而奏舉選人日益多或至四考五考改京官者請自今復六考以上方許磨勘嘗犯私罪者加一等從之

辛未殿前都虞候榮州防禦使石元孫為鄜延路副都署

壬申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始自宮中出還第時年八歲英宗實録正史並云豫王生英宗乃還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還第實録正史蓋不審也

癸酉詔應武舉授班行者多在内地爲監當官宜並從
陝西縁邊軍塞及捉賊任使以試其能　曹濮單三州
言蝗
初用盛度王隨議許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歳入視天聖
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增九萬其後歳益減耗於
是諌官韓琦論其利害請召近臣考新舊法擇其利可
久者議爲之制乙亥命翰林學士宋祁知制誥王堯臣
與三司共議祁等以天聖九年至寳元元年新法較之

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明年即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榷法又明年更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軍而兗鄆宿亳其後遂皆食淮南鹽此據本志云康定元年即詔禁鹽如舊不知是何月又曰未幾復弛京師禁亦不知何時今並附見又云並詔三司議通淮南鹽實錄在慶歷元年正月距此凡二年而本志遂聯書之取行文省便耳今亦附見於此仍別出於彼

知滄州萊州團練使葛懷敏王德用之妹婿也德用既謫徐州言者謂方德用當權而懷敏連被擢用詔降懷敏知

滁州

先是詔陜西安撫使龐籍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繼遷一族本黨項遺種居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並靈鹽南趨鄜延北抵豐會迤邐平夏幅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瀚海邀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初特遣洛苑使白志榮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蹂籍糧卒並沒志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鋪

騷然太宗皇帝召宰臣議而吕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延環慶三路趨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甲兵幾萬以何人為将帥表裏沙磧於何地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趨平夏竭内帑之財罄關中之力繼隆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将失期士

卒困乏而還是時臣父皓隷廷召麾下並見輕舉之害
然繼遷當凡繼捧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
之跡窮蹙可知涼州博囉齊沙州曹延禄皆受朝廷節
度使掎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掠河西北藏擦勒菁數十大
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猶積年不能撲滅太宗
又謂宰臣曰卿等莫有擘畫否時宰臣相顧錯愕莫能
對太宗亦不悦久之真宗即位監追討之弊憫關輔之
勞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

陜右地圖自指山川堡寨以示輔臣令移民箇費又以涇原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真宗之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昊久相繼襲貨易華戎掊剝財利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朝廷待以羈縻置而不問芻豢過飽猖獗遽彰議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

皆欲先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貴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緣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北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不能支久須載芻粟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晝設奇伏夜燒營栅師老糧匱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絙賊

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若善治壁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阻但趣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所慮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若詰以威令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枕席必有成算繫於前籌此非臣之所及也謹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勒斯賚父

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采用之竦正傳云竦在涇州罷籍就竦計事竦因上此奏與實錄不同今從實錄

丁丑益州言火焚民廬舍三千餘區時火起南市知州張逸心疑有變與轉運使明鎬夜領衆往而實不救火故所焚甚衆

壬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揭牓於邊募人擒元昊若斬首獻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帥族歸順者等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而詔言除屬籍誤也呂氏家塾記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以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萬許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國也萬一

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開有指斥之詞矣　寶元元年十二月元昊反書聞即絕緣邊互市今詔但削奪官爵設賞格耳本傳并言絕互市蓋誤也

甲申右正言知制誥鄭戩權發遣開封府事胥偃在病告也　徙監泰州酒稅秘書丞余靖知英州崇信掌書記監郢州酒務尹洙為太子中允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修為鎮南掌書記權武成軍判官

乙酉博州團練使開封劉謙為環慶副部署兼知邠州謙不知書然區處鬭訟曲直皆當其理前此為守者多

強市民物以飾厨傳謙獨無所擾邠人頗愛之　莫州刺史任福為嵐石隰州都廵檢使既辭奏曰河東蕃戎往來之徑地介大河斥候踈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帝善之福開封人也　罷街道司令東西八作司領之

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移文諭契丹以元昊反已奪官除籍及縁邊益兵之意

戊子知辰州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張昭懿為内殿承制以招輯猺三千餘人内附也　置威州兵馬監押一

員

